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政治·外交
中日問題叢輯



大象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203

主編
虞和平

中日問題叢輯

虞和平 主編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203

政治
外交



大象出版社

政
財
經
書

中日問題叢輯

中央軍事政治
第一分校編

今日中国

中国历史博物馆
编 著 一 分 别 为 二

第一編 中日問題總論

章乃器

一 研究現階段中日問題的任務

四年六個月間血的教訓，顯然已經使中國人民心目中的中日問題，開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新的階段當中，中國人民除了極少數甘心賣國的漢奸以外，大家都有了新的認識和新的覺悟。

要使敵人不「得寸進尺」只有一開始就不給他一寸，或者使他要費一尺的代價搶奪我們的一寸：這是目下中國人民一致的認識，少數人們所謂「壯士斷腕，」用放棄一寸以期保存有一尺的政策，早已經給事實打的粉碎了！

市墳墓裏抬出來馬爾塞斯的人口論，用「人口過剩」的大題目，替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做辯護；這是經濟學上的漢奸理論。在這種理論之下，日本帝國主義可以主張，爲了日本人民天賦的生存權利，牠有侵略中國的天經地義了！

事實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日本的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衰老階段中無法解救的生產過剩問題，而絕對不是人口過剩問題。日本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連米的生產都是過剩的呢！如果一個國家是生產過剩，甚至連糧食都生產過剩，牠就決計沒有理由嚷什麼人口過剩。日本人民要解決他們的生存問題，唯一的方法是改造他們的社會制度，消滅國內的榨取階層，拿生產過剩的商品分配給消費不足的大衆，而決不是對外的侵略。在對外侵略的過程當中，日本的勞苦大衆，要被驅策到戰場上去，犧牲了自己的血肉和生命，而所得的結果，只有穩定了榨取階層的基礎，延長了自己的被榨取和饑餓生活，永遠也不會得着解放！且看，在日俄戰爭中衝鋒陷陣的勇士，有幾人能受到一等強國的好處呢？這種意義，在經過了四年六個月的軍事侵襲，而依然在飢餓線上掙扎着的日本人民，也應該是看得很明白了吧？

中日兩民族應該共存共榮嗎？是的，豈但是中日兩民族，世界上一切的民族，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之下，都應該而且可能共存共榮。然而，所謂共存共榮，決不是日本的少數人得了暴利，日本的大多數人依然是做牛馬，而中國的大多數人再做牛

馬的牛馬方式，而必然要出之以平等互助的方式。中國人固然不願意在牛馬的牛馬生活之下求存，同時也不願意日本廣大民衆在牛馬的生活之下求存。

但是，日本軍閥是正在運用屠殺的威脅，利用共存共榮的美名，驅使中國人做進攻蘇聯最前線的炮灰，同時驅使日本勞苦大衆做第二線的炮灰。別一方面，日本的資本家是正在用傾銷的方式促成中國農村的破產；在破產的農民不期然而自然的集中到都市裏去了之後，再在都市裏設立工廠，招收破產的農民給他們一個非人的生活，再來搾取他們。這種種的共存共榮，我們決不敢領情，我們決然要反抗。

要之，人吃人的制度一天不消滅，中日兩國的共存共榮是談不到的。在現狀之下可能的共存共榮，是日本的搾取階層和中國漢奸的共存共榮，是前者搾取了中國人民的膏血而後者分潤一些餘瀝的共存共榮！讓漢奸們高談『敵乎友乎』；中國人民早已經看清誰是敵和誰是友，覺悟的日本人民也已經看清誰是敵和誰是友，中國人民可以而且應該和日本人民做朋友，然而對於日本搾取階層中的帝國主義者，不能不認為是無可消釋的仇敵——勾結帝國主義的漢奸，無疑的也是無可消釋的仇敵

• 日本人民的仇敵，也正是他們國內榨取階層中的帝國主義者，而且也正是維護帝國主義者的中國漢奸。這樣，日本人民應該是和中國人民處在一敵愾同仇一的同一陣線。合力向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漢奸攻擊。中日兩國人民，就應該在這樣的一個聯合戰線之下，用鬥爭的力量去培養將來共存共榮的基礎。我想，法西斯的勢力壓迫下的日本人民，和帝國主義及漢奸勢力壓迫下的中國人民一樣，必然是同樣的有這種感覺的。時候到了，兩國人民必隔海互相呼應的怒吼起來，解脫他們的共同鎖鏈！共同創造新的社會！

★

★

★

★

★

中日問題的新階段到來了！當前的研究中日問題者，不必再費辭去研究「和與戰」的問題，更不必費辭去研究「敵與友」的問題，而應該是集中精力去研究「怎樣戰」以至「怎樣聯合友軍，消滅敵人」的問題。當然我們對於日本對華基本政策，及其國際背景等等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目前第一步的工作，是估計自己的實力。在估計自己的實力的時候，主要

的便是研究如何團結自己的實力問題。在這裏，我要大聲疾呼的告訴全國人民；在這民族歷史都要被斬絕的時候，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保存民族的歷史，而不是保存任何黨派以至任何個人的歷史；在這國家生命要被殺害的時候，我們的主要任務是保存國家生命，而不是保存任何黨派以至任何個人的政權。倘使敵人的刀口底下，還有人要回憶到過去的歷史，顧慮到將來的政權，那就要變成自私自利的愚夫！在這一剎那間，我們除了團結的力量，踢開敵人的刀口以外，還應別存妄想嗎？

古今中外的歷史，只有對外抗爭中團結內部，以達安寧國家的先例，而沒有對外退讓，致力內爭，以達團結自救的先例。非攘外無以安內，已經成為歷史的公律，是不可能隨意推翻的。我希望中國的政治人物，能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下了「昨死今生」的決心，重定國策。倘使那樣，他們的偉大，是會感動每一個國民，而永遠的留在青史上的。

只要全中國能在「一致對外」的口號之下團結起來，日本帝國主義便永遠不可能滅亡我們。現代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在市場的奪取；所以，牠最怕的是被侵略國人

民的團結反抗，因為那樣，便要使它無法經營貿易，以維持牠所奪取的市場。牠最有利的方式，是被侵略者的相殘殺，讓牠可以坐收漁人之利，而不至遇到抵抗。帝國主義過去經營殖民地，一貫的是用策動甲酋長和乙酋長火併的方式；日本「以華滅華」的政策便是這一套。我們如果能團結一致，牠的毒計就不行了。

我們在團結一致免除自身的消耗的前提下，可以估計一下我們的人力了。我們應該拿中國的人口及文化水準，和過去對英國頑抗的南非洲波爾人，對法國頑抗的摩洛哥人，以及目下對意大利頑抗的阿比西尼亞人，比較一下。說到耐苦力量，勇氣嗎？淞滬之戰已經證明中國人民決不比別人弱。

自然，除此以外，我們的武裝力量，我們的財政，金融力量，我們的糧食問題和一般生產問題，我們的交通設備！，都應該有精密的估計。這裏我要提出一個概念，就是：中國的財政金融，以及經濟的各部門，都已經到了非用戰時設施不能支持，非戰爭不能解決的階段。詳細的說明，且待其他的作者。

☆

☆

☆

☆

第二步，我們便得計劃我們友軍的力量。在現今的時代，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少不丁要和國際形勢配合起來——我們應該聯合國際的友軍。

「勿爲仇者所快，而爲親厚者所痛，」不但立身應該如此，立國尤其應該如此。前月北平京津日日新聞，刊載日本駐屯軍參謀長永見俊德對日記者發表的生平最大難望事件一篇談話，大體是說：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軍到達武漢，有席捲長江下游及西北各省的形勢。此時國共如不分家，則全中國革命的戰功，指日可待，一切帝國主義的什華勢力，將遭覆滅，而日本爲尤甚。因此，當時的日本陸相宇垣退藏萬狀，就派永見和松室兩大使破壞中國革命的企圖。後永見不幸被捕，饒處死，以津日當局營救得釋。昨爲永見被捕十週年紀念，他縱談往事，頗引以自傲。」

我不知道參加過革命的人們，看見了仇人這樣興高采烈的慶功，革命失敗後國家的危殆，應該是作何感想！我們對於親日派官僚，因爲「青年思想左傾，」就不惜勾接敵人以對內的政策，又作何感想！

爲民族的前途打算，我們的外交政策，逃不出是「利用一切國際的矛盾，接受一切國際的援助。」但是，要很正確的運用這原則，我們依然得認清誰是敵和誰是友。本來，聯合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聯合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是任何現代革命勢力覓取友軍的原則，中國近十年間的教訓，更是每一個有心肝，有知識的人所不會忘記的。我們比較比較東四省和外蒙古的情形吧：前者是漢奸部隊在敵人的指揮之下，進一步的攻略華北，察哈爾和綏遠；後者却始終是埋頭內部建設，和從前動不動想內侵的情形都完全兩樣；前者是敵人在隨意屠殺我們的人民，掠奪我們的財產，而後者是人民生活一天一天的改善，知識一天一天的提高，目下正在發揮他們的巨力，抵抗敵人的侵略。我們再觀察觀察新疆的情形吧：到現在為止，敵人還沒有能夠在那邊建立「偽回國」，是誰的幫忙呢？「敵乎友乎」？我們還沒有認識清楚嗎？

在中日的戰爭中間，英美法各國，是可能給我們以援助的，然而是有有限度的——牠們不願中國能戰勝日本，損失了整個帝國主義的威望。只要日本能由獨占中

國退讓到瓜分中國——當然瓜分時日本要占最大的份額，牠們就馬上可以和日本妥洽起來共同壓迫中國。我們必然聯合蘇聯然後到那時能和牠們對抗一下；而且，也許就因為我們可以得到蘇聯的實力援助，牠們倒始終不敢壓迫我們。

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那個力量是更偉大了！國聯能夠對意大利制裁，法國能和蘇聯攜手。除了帝國主義間矛盾的力量以外，便是牠們的力量。美國碼頭工人居然拒裝運意大利的商品，不是一個好例子嗎？日本覺悟分子對我們的同情，尤其有力量。中國人勾通日本帝國主義者，那是最無恥的漢奸，要不齒於全世界的人類；而日本的覺悟分子援助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卻是歷史頂頂光榮的革命者，是全世界崇拜的英雄。這中間的順逆關係，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我們曉得帝國主義的矛盾中間得着幾許的援助，能從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如蘇聯土耳其等——取得幾許的援助，能從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取得幾許的援助，特別是能從日本國內的覺悟分子取得幾許的援助；我們都得給牠們一個正確的估量。

★

★

★

★

第三步，我們便得估計敵人的力量。我們自然開始就得計算牠的海，陸，空軍力。估計牠在對英美要設防，對蘇聯準備進攻的國防政策之下，究竟還能夠分出幾許的力量來對付中國。

我們更要估計牠在四年六個月的窮苦時期當中，財政已經弄到山窮水盡；一旦戰爭開始，財政能支持幾個月。還有，日本的經濟基礎可以說是建築在輸出貿易上面；而一九三五年的輸出，中國要占百分之二十六以上，連年來的情形可說是日本用貿易手段，榨取中國人民的汗血，再拿榨取所得的，作為對華侵略的補助。一旦戰爭開始了，牠這一面如意算盤，勢必受着重大的打擊。這種打擊的成分，也要加以估計的。

在中日戰爭當中，國際要加日本以制裁，可說是必然的。即使國聯不能那樣做，我相信各國在大衆對中國的同情之下，會自動的來做。只要有許多國家能一面抵制日貨，一面停止供給日本以軍用品，那種壓力就十分重大，而可以使日本在短時期中崩潰。這種可能性究竟有幾許，我們也得加以估計。

日本國內的革命力量，可能不可能在那時候發動起來？我想，至少，他們會想法使戰爭縮短吧？這種可能性，我們也得估計的。

★

★

★

★

時候到了！我們一面研究，一面使要實做。自然爲了做實，我們更得研究；而在實做當中，我們可以作更的切實研究。

請大家緊緊的把握住這中日問題的一個新階段吧！

二 中日關係之史的考察

孫懷仁

把世界全圖打開來看一看，在歐洲與美洲之間，有一個大西洋，這一望無際的海洋之上，有一個島嶼國家，是英國；隔回頭過來看一看，在亞洲與美洲之間，有一個太平洋，這一望無際的海洋之上，也有一個島嶼國家，是日本。這兩個島嶼國家，在地理上講，雖然有些近似，但在經濟的發展上講，英國却比日本早一世紀已踏上了資本主義的路，因此，也就比日本早進入到了帝國主義的階段。但日本帝國主

義，却因爲出世遲了一點，在非洲，美洲，歐洲，澳洲，已經再來不及與先進帝國主義國家分嘗一杯羹了，因此，就把牠的目光集中在亞洲，尤其是中國，以爲這是發展日本資本主義唯一的出路。六十餘年來，日本對中國就一步加緊一步的壓迫着，「軟弱使打」，無所不用其極。這六十年來的中日關係，累積成了目前這樣一個嚴重的局面。田中奏章中說：「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過去及今後對華唯一不變的大原則。在這原則之下，中日關係只有愈趨愈惡化，談不上所謂「親善」與「共存共榮」。而且，中國並不「抗日」不「反敵」的形情之下，中日關係也就永遠不會轉好，過去六十餘年的歷史，就可以明明白白告訴我們。換言之，從一八七一年到今日關係不但不會轉好過，而且正是一年不如一年。以下，我們來說明的便利起見，把六十餘年來的中日關係史，劃分成了五個階段來加以考察。

（一）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九三年——日本侵華的萌芽時期

一八七一年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第四年，這一年，九月十三日日本與中國締結了一次友好條約，條約中規定日本人得在中國通商口岸營商，但並無「最惠國條文」的待遇，而且日本在此條約中，也並未獲得完全的治外法權，僅許日人在華犯刑事案件時，由中日兩國組織會審法庭處理之。由這一條約，開始了近世六十年來的中日關係，而維新後的日本，也以此條約為侵略中國大陸的第一次嘗試。在此以前，中日間雖然不是絕無關係，——如梁武帝時日本的遣使來華；梁隋時中國文化的輸入日本；唐元明各朝時軍事的征討；清初時日本之乞中國與其通商等——但此等關係，與近世日本帝國主義之對華關係，在本質上是完全不同的。換句話說，日本為獲得商品市場而向外發展，為獲得生產原料而對外侵略，為取得低廉勞動力而爭奪殖民地，這種種意識的向外擴張，在一八七一年以前的中日關係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可是牠們却支配了一八七一年以後全部的中日關係。

友好條約的締結，只是日本對華的初步嘗試，却不能說牠在華已獲得了基礎。因此，日本要使其勢力更能進展於大陸，就不能不於中國以外，先找得一國進展的